

HUI

MIE

ZHE

DE

MI

MI

毁灭者的秘密

一个刑警的诡案调查手记

闫达/著

最离奇的案情，最难以承受的真相

唯有凶手时隐时现、沉默不语，和你同枕共眠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HUI MIE ZHE DE MI MI
毀 灭 者 的 秘 密

一个刑警的诡案调查手记

闫达/著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毁灭者的秘密 / 闫达著. — 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
2014.3
ISBN 978-7-5108-2814-0

I. ①毁… II. ①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050446号

毁灭者的秘密

作 者	闫达 著
出版发行	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	黄宪华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（100037）
发行电话	（010）68992190/2/3/5/6
网 址	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	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	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00毫米×980毫米 16开
印 张	17
字 数	213千字
版 次	2014年5月第1版
印 次	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08-2814-0
定 价	32.80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：

序章

—

{ 罪 恶 之 始 }

1988年，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十年，人们的思维也随着时代渐渐地活跃了起来……那年的6月7日北京城下了场大雨。那真的是场几十年一遇的大雨啊，在很多人的记忆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比如李卫国。

当时在大雨中，城郊方圆几十里都难见一个人影，乡医院的大院里却是人声鼎沸，只不过动静被雨滴疯狂乱砸的声音遮得忽隐忽现。这是医院的巡逻队员们在抓小偷。顶着这么大的雨奔跑，大家的裤管都湿得透透的，每跑一步都像拖着铅块一样吃力。队员们都对前面那个小偷恨得牙根儿痒痒，要不是因为他，大家怎么会顶着大雨在外面奔跑。

被追的小偷就是李卫国——一个腿脚不大灵便的小偷。狂奔中，他能听见身后的叫骂声和自己粗重的呼吸声。大雨帮了他大忙，土路泥泞不堪，深一脚浅一脚，所以不管腿脚好不好，速度都差不多，要不是这样他早被抓住了。玩了命般的奔跑中，李卫国感觉自己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代。因为自从右腿瘸了之后，他就没跑这么快过。李卫国边跑心里边念叨：不知道自己今天能不能逃得掉，要是被抓住了，挨一顿揍倒是小事，可要是被送去蹲大牢就完了。这年月要是落下黑底子，全家都会让人瞧不起，到哪儿都抬不起头。

雨越下越大，豆大的雨点砸得人脑袋疼。李卫国不停地向四周张望，他

知道要想翻墙跑出去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本来腿脚不好上墙就费劲，更别说现在的雨又这么大。而医院大门的位置更不能走，那里必然会有人把守，过去了就是自投罗网。短暂思考之后，李卫国直接向西边的黑暗处跑了过去，他知道那边的墙塌了，有个豁口能出去。冲到暗处之后，也不知道是跑得太快还是怎么样，李卫国感觉后面的追兵好像被甩开了，因为耳朵里已经听不见人声，只有风雨的狂啸声。想归想，可脚下却是不敢停的。正跑着，突然左脚下面一空，跛了的右脚一点儿力也借不上，李卫国的身子向着左边就栽了过去，落地之后身子向下翻滚着撞开了一道门。

李卫国摔进了那道门里。

摔进去的地方是个半地下的屋子，门槛很高，把他磕得直咧嘴。门口有个下水口，所以雨虽然大，但是流进来的水还真就不多。屋里的地面是水泥的，李卫国不由自主地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翻滚了几下，感觉浑身的骨头都是钻心地疼。他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，也顾不上看这是什么地方，就想着赶紧出去，可刚迈出去一步就听见人声渐近，吓得他赶紧缩回来，把撞开的门重新关好，屋子里顿时一片漆黑，鼻子里满是呛人的消毒水味儿。

他把耳朵贴在门上听着外面的声响，心里祈祷着巡逻队员不会来这里察看。可惜天不遂人愿，连半分钟都没有，人声就到了门外。他吓得赶紧向着屋子里面跑去，不知道地上都是些什么玩意儿，只不过五六米的距离，可他已经被绊得差不多是滚到屋子里面去的，一直撞到了墙才停下来。墙硬硬冷冷的，把李卫国撞得龇牙咧嘴地吸着气。想来这应该是屋子最里边了。

在门被推开的一瞬间，李卫国的手正好划拉到身边的一块布。他也顾不上想这布是干什么的，猛地扯起来把自己连着脑袋盖住。布上的味道呛得他想打喷嚏，他拼了命地忍着，可还是没忍住。吭哧了一声，憋回去的喷嚏震得李卫国脑袋发麻，鼻涕倒喷进了嘴里，呛得他眼泪都流出来了。与此同时，门外手电的光就照了过来，李卫国吓得大气都不敢再出，含着鼻涕不敢吐也不敢咽。

手电的强光在屋子里扫了一圈，但是没有人进来。李卫国听见有人在门口

说话。

一个人说：“走吧，没在这儿。他奶奶的，这死残废跑得还挺快。”

另一个说：“你咋知道的？可能就在里面躺着呢！你进去看看吧。”

刚才那个说：“你咋不进去？少支使我。照一圈都是死人，哪有带活气的。走吧走吧！”

“咣！”门又被关上了，人声消失了，屋里再次黑了下来。可躺在地上的李卫国有点蒙，心想，什么叫“都是死人”？难道……这里是太平间？他终于知道屋子里浓浓的消毒水味儿是什么了，想到身上盖着的布应该就是蒙死人脸用的，他就浑身不自在。

他抬手挠了挠脸。脸上一直痒痒的，因为有人在旁边吹气。想到这儿，他愣住了。人？

头皮一阵发麻，李卫国轻咳了一声，向吹气的方向扭了扭脖子，可惜屋里太黑了，什么都看不见。这时气正好吹在了他的鼻子上，他鼻头上满是汗水，被吹得凉凉的。李卫国勉强控制住自己的声音不发抖，小声问：“呵呵，您也在这儿啊，这是干啥呢？”可除了风吹动门的声音，屋子里安静得很，没人回答他，可气依旧在吹。又等了片刻，李卫国憋着胆子向气吹来的方向伸手摸去。他摸到了一个冰凉柔软的东西，而且在动。他还没来得及想是什么东西，突然——

“哇！”尖利的哭声突然间在李卫国旁边响起，声音忽而又变得沙哑，“嘎……”

李卫国吓得“妈呀”一声大叫，掀飞了身上盖着的布，向远处连滚带爬地跑去。

凄厉的哭声持续了好一阵儿才停下来。李卫国趴在地上，浑身抖得厉害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，脚下发飘得很。手疯狂地在身上一顿乱摸，他翻出了一盒火柴。火柴盒已经湿透了，因为手很抖，抽出几根火柴也都掉到了地上。最后他终于拿稳了一根，向着火柴皮划去。可是划不着，火柴皮太湿了。

憋着胆子，李卫国向旁边挪了几步，踩着那些已经僵硬的尸体，胃里翻腾

得厉害。好不容易摸索到了墙壁，李卫国拿着火柴颤颤巍巍地向墙上划去，可是用力过猛，火柴断了。一根、两根、三根，李卫国不停地试着，“噗”的一声，终于擦着了一根，周围亮了起来。光影恍惚间，李卫国感觉自己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，而这世界只有那被火柴的光亮照出的方寸之地，周围还是化不开的黑暗。在脚下，围满了人，有的睁着眼冷着脸，而有的却眯着眼在冷笑。李卫国感觉这些人随时都会向他爬过来。这些表情不同的人有一个相同的地方，就是每个人身上都盖着白色的被单。

这些当然都是死人，李卫国强迫自己不去看这些尸体，拖着跛腿，他一步一颤地向自己刚才躺着的地方走去，手里举着那燃烧过半的火柴。这点点的光亮在幽闭的漆黑中，并没有带来什么温暖的感觉，却让他感觉更寒冷，甚至有点窒息。在前面，一具女性尸体浑身赤裸地躺着，白色的被单散落在一旁。被单下面有东西在动，一下一下地在下面挣扎，很慢地移动着，而移动的方向，正是朝着李卫国！

火已经烧到手了，冷汗也流到了眼睛里。忍着手上的灼伤感，在强烈的恐惧与好奇心驱使下，李卫国俯身拉住了被单的一角，猛然用力将被单抽开。当他看见被单下面的东西时，李卫国发出了一声短促的惊叫。

“啊！”

半小时后，李卫国鬼头鬼脑地从太平间里走了出来。雨还在下，而巡逻队员早就不见了，估计是去别处寻找他了。四下看了看发现没人，李卫国猫着腰走了几步，到了围墙边。他顺着围墙又走了几步，一闪身，没了踪影。

•
•
•

目录 CONTENTS
—

序章 罪恶之始

第一章 沈墨的手记 / 001

第二章 房东的自白 / 049

第三章 沈墨的手记 / 063

第四章 付晓的自述 / 103

第五章 沈墨的手记 / 123

第六章 李美心的自述 / 199

第七章 亲历者的讲述一 / 233

第八章 亲历者的讲述二 / 239

第九章 亲历者的讲述三 / 245

第十章 沈墨的手记 / 251

尾章 一年之后 / 261

第一章

C h a p t e r

沈墨的手记

〔 1 〕

友情是种神奇的东西，并不在乎时间与空间。好朋友哪怕多年不见，再见时也仿若分开在昨天，就像我们夫妻和付晓这家伙。

一转眼已经毕业两年了，我和美心毕业之后就没再见过付晓，今天是两年之后的第一次相聚。在没来同学聚会之前，我还在想付晓现在会是什么样子，但是现在我在付晓身上还真看不出有什么变化——依然是留着一头长发，穿着邋里邋遢，而且还像以前一样，喝两三杯啤酒脸就变得通红。我晃荡着手里的酒杯，微笑着看付晓和我媳妇在嘻嘻哈哈地胡闹，不由得想起了我们三个人在学校里那段美好的友情岁月。

记得第一次我们三个人相遇时，付晓正被一群人围殴。那时候是大二，虽然是一个班的，可是我基本上可以说不认识付晓。因为在当时的我的眼里，他就是一个学习不上进、只能靠家里的富二代。正因为这样，当我看见付晓被打时才略微犹豫了一下，考虑管还是不管。不过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并不好，就是我和付晓一起被揍。呵呵，但是我们的友情就是从一起挨揍开始的。

想想，当时如果美心没有出现的话，我和付晓会很惨，进医院是一定的了。还好，美心出现了。

在那之前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一个姑娘可以这么擅长打架，砖头、棒

子等，基本的街头武器她都用上了。我回忆了一下，从流氓们发出惨叫声开始到作鸟兽散，应该不超过半分钟。一个姑娘，单人大战流氓团伙，而只胳膊上有一些擦伤。我记得当时的自己已经看傻了，不过付晓倒是挺自然，鼻血喷得哪里都是，可笑容依然不羁，爬起来就给美心一个熊抱，大呼着“姐，你怎么才来啊”。我当时还以为付晓认识人家，可是一秒之后他就又趴在了我的身边，是被美心一脚给踹倒的。记得美心当时酷酷地看了我们两个一眼，话都没说就走了。

后来付晓没费什么劲儿就找到了美心，她就是隔壁班的。再后来，付晓做东，我们三个人吃了顿饭。我这才知道付晓那天被揍是因为管闲事：有几个小孩欺负校门口摆地摊的老大爷，他训了人家几句，结果小孩们就把哥哥都叫来了。再后来，我们三个人就成了好友，而因为美心大付晓一周，付晓这家伙就死皮赖脸地认了美心做姐姐。可能是父亲去世过早的缘故吧，美心要比我和付晓都成熟自立很多，而且美心也是我们三个人里最聪明的，有两个学位。其实付晓也蛮聪明的，只是不爱学习，相比之下，我该算是最笨的。

说实话，我当初真的没有想到，这个会打架会学习的漂亮女孩最后成了我的老婆。不知为何，回想起那些欢乐的往事，我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。命运和缘分，有时就是那么水到渠成地震撼着生命。

付晓这时扭头看了我一眼，探身过来，搂着我的肩膀，一脸贱笑：“沈警官果然不简单，到底追到了我们当年的校花大姐，佩服。”

我摇头笑笑，付晓在生人面前不大爱说话，不过混熟了之后就会嬉皮笑脸的。我对他很无奈，转移话题说：“你这大漫画家一消失就是两年，音信全无，干什么大事业去了？”

付晓嗤笑了一声，摇摇头：“大事业个屁啊。这两年一直在日本搞漫画，可惜一事无成，你看，我现在穷得连袜子都买不起。”说着，付晓就掀起裤腿给我看，还真就没穿袜子，“不过说真的，我现在是真穷，你知

不知道哪儿的房子便宜？”

我问：“你这是要买还是要租啊？”

付晓白了我一眼：“大哥，我连袜子都买不起，你让我买房子？当然是租啊。”

“喂！”美心从付晓身后过来，用胳膊夹住付晓的脑袋，“有事不和你姐说，和沈木头嘀咕什么呢？”她的上唇生得微翘，总像是在嗔怪撒娇的样子，现在笑起来更是好看。我一直喜欢她的笑脸。

“嘿嘿。”付晓咧嘴一笑，“和谁说不一样。我想找个便宜的房子住，现在房子都太贵了，我付不起租金。”

美心皱皱眉：“你小子不是富二代吗？和你家老头闹矛盾了？”

付晓打着哈哈没接这个茬，继续和我说：“越便宜越好，地方偏点也无所谓，我现在也没什么正事，用不着交通便利。”

我说：“我也不是搞房产中介的啊。尽量帮你打听下吧，你自己也问问别的朋友。你要是真没钱，我和你姐这儿有，你先用着。”

付晓说：“少来。你帮我找着房子就是帮我大忙了。”

我一笑，说：“行，我帮你找找。”说到这儿，我心里一动，接着说，“我现在倒还真知道个便宜的地方，不过你不一定敢去住。”

付晓问：“为啥啊？”

我说：“上周我处理了一个案子，在北五环那边。一个出租的自建房里死了个人，是自杀。楼里不少人都嫌晦气搬出去了，估计那个地方便宜，死过人的楼，不好出租啊。”

付晓听完一拍大腿，叫道：“好啊！这有啥不能住的，我还就住那个死过人的屋子，能便宜就行。咱阳气狂野，啥也不怕。”

“你脑袋进水了吧！”旁边的美心照着付晓的脑袋就是一巴掌，“那地方能住吗？是死过人的好不好！”

付晓冲着美心一笑，一脸无所谓地说：“死过人才安全，好不好？你

见过什么地方能死两回人？行了，这事就这么定了，回头找时间沈木头带我去看看。”之后我和美心是怎么劝也不行，付晓是铁了心要去住死过人的房子，还美其名曰最近想画点恐怖漫画，正好能在那里找找灵感呢。最后美心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说了句：“就你话多！”而我也只能报以苦笑。

房子的事告一段落之后，付晓立刻加入了狂饮的行列，还死拉着我喝。我本来就不胜酒力，到散局时已经晕晕乎乎了。美心扶着我付晓，一步三晃地出了饭店。美心一直都没有喝酒，因为是开车来的，两口子都喝醉了太麻烦。刚出饭店门口就听见有人使劲按喇叭，美心眉头就一皱。她特别讨厌乱鸣笛的人，感觉这么干的人好没素质。我转脸看过去，是辆黑色的尼桑，驾驶室的窗户摇下来，一个戴着墨镜的家伙探出头来，朝着我们三个直招手。

“你哥们儿？”美心扒拉了一下迷迷糊糊的付晓。她不用问我，因为我的朋友她没有不认识的。

醉得昏天暗地的付晓抬头瞄了一眼，笑着说：“我朋友我朋友，来接我的，我现在住他那儿。”

美心问：“他谁啊？”满脸的厌恶。

付晓说：“唉，我以前的经纪人。行了，姐，你带木头回家吧，我和朋友回去了。”说着摇摇晃晃地朝那辆车走了过去。

看着付晓上车离开之后，美心和我也回了家。

那天之后我就把付晓要找房子的事情给忘了，当然，我也希望他能忘了。可惜……

周一下班之后，我就在单位大院门口看见了付晓。他的样子惊得我张了张嘴，又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这小子就站在公安局门口的传达室旁边，背后背着个大包，身旁还放着两个行李箱和一个画架，过来和我说要去看看那个死过人的房子。不过看这架势根本就不是去看房，摆明了就是

要直接住进去。我没敢直接就带他走，让他先等等，然后给美心打了个电话。美心虽然没有反对，不过还是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，怪我之前多嘴。之后，我把付晓的行李搬到后备厢，带着他开车直奔北五环。

六月的天，真是说变就变。我们出发时天上都还没有云，可到了地方，天已经阴沉得像是在深夜里。好在我之前和房东打过了招呼，说晚上过来看房，不然人家肯定早就走了。我把车停在一栋三层楼的门口，门口有棵小树。这小树应该是刚栽不久，树干细得很，不过长得倒挺茂盛。这就是那栋死过人的楼，一共三层，刚建好不长时间，门口杵着块木板，上面写着“三楼公寓”。就在我付晓刚下车时，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推着自行车迎面走了过来，说话语气不是很好：“就是你们要来看房，是吧？”

上次死人的事就是我来这儿处理的，知道她就是房东，赶紧笑着打招呼：“呵呵，是啊。真是麻烦您了，下班高峰期，路上太堵了。”看样子人家好像不认得我了。

那妇女一脸不耐烦地摆摆手，阻止了我说话，从兜里掏出一把钥匙递了过来，说：“你不是说要住303吗，自己去看吧。快点儿啊，我在这儿等着你们。”

付晓在一旁插话道：“我今天是想住进来。”

“住进来？”房东来回打量了我俩一下，“看完再说吧，别废话了。”口气很不和善。

付晓笑着说：“房租不是都说好了嘛，不用看了，我直接就住。您把钥匙给我就行了。”

妇女看了付晓一眼，转脸对我说：“你是个警察吧，上次我好像见过你。”看来她还是认出我了，我点点头。

房东继续说：“既然你是警察我也信得过你，不用登记了，你们自己搬进去住吧！然后明后天我过来时把房租给我，就是说好了的价钱，一个月700元，每月先付。”

我笑着点点头，说：“行，没问题。那您快走吧，看样子马上就要下雨了。”

房东再没理我，抬腿跨上自行车就走了。

东西没多少，我和付晓一次就把东西搬了上去。这楼每层都是宾馆式的格局，就是门对门的那种。每层七个房间，有一个房间是正对着楼梯口的。一楼的那个房间是传达室，房东平时白天就在那里，晚上没人。进了屋之后把灯打开，付晓打量了一下，对房子极为满意。屋子的空间不小，南面是一扇大窗户，基本一面墙都是窗户，窗外没什么遮挡，白天估计会很晒。进屋左手边是个小厨房，往里走拐过墙角就是卫生间。格局还可以，唯一的问题就是家具少了点，除了一张铁架床和两把椅子外，其余的什么都没有。不过付晓倒是不在乎，说东西少挺好，看着简洁。

这间房我已经是第二次来了，上周的腐烂尸体让我想起来都反胃，我抬手指了指床下。付晓看了看，什么也没看到，莫名其妙地问：“啥意思啊？”

我说：“知道不？就在床底下，上个礼拜就是一摊黑乎乎的血。原来住在这里的是个女人，割腕自杀了，死了一周多才被房东发现，尸体都烂了。”

付晓点点头说：“嗯，然后呢？”他忙着从行李箱里往外拿东西，心不在焉。

我说：“你说然后呢？你真准备住这儿？就不怕晚上做噩梦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把灯关了，往床底下喷点发光氨，还能看见血迹呢。”我想吓吓这小子，而且也真的不想他在这里住。

付晓说：“我有病啊，没事看血迹干吗？再说我上哪儿搞发光氨去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这地方我挺满意的，就住这儿了，物美价廉。嗯，对我的创作生涯也是个不错的机会。我正画恐怖漫画呢，创作来源于生活嘛，要是能出来个鬼什么的就更好了。”见他吊儿郎当的样子，我也知道多说无用。

把东西都放好之后，我们决定出去吃点饭，完了我就回去。出来把门锁好，走廊里黑咕隆咚的，我跺了跺脚，可是感应灯没亮。记得刚才上楼时感应灯还好好的。笔直的走廊有十多米长，只有两头有两扇小窗户，现在黑得像是在形状怪异的棺材里。这时有人拽住了我的胳膊，我甩了一下没甩开。我不禁笑了：“干吗啊？害怕啦？要不咱就别住了吧。”

“啊？和谁说话？”前面两三步的地方传过来付晓的声音。我心里一寒，掏出手机向旁边照过去。我吓了一跳，一张肥胖的脸正对着我，眼睛瞪得溜圆，瞳孔反射着手机屏幕上幽幽的白光。我定睛再看，是个女人。我挣了挣，没挣开她的手，这女人好大的力气。我说：“大姐，你有事吗？有事就说，你先把我的松开好不好？”

那女人直勾勾地看着我，眼睛瞪得吓人，像是要掉出来一样，瞳孔很小，眼白很多。正当我和付晓都开始怀疑她是不是哑巴时，这女人说话了，声音柔美得，和她的样子很不搭，好像有人和她在演双簧一样：“小心那个孩子，他会找来的。”她的表情神经兮兮的，很惊恐很慌张。场面诡异得很，我和付晓面面相觑，都不知道那女人在说什么，不过被她弄得毛骨悚然，情不自禁地左右看着。这时306的门开了，306和付晓住的303是对门。日光灯的光线从屋里照了出来，我看见拉着我的那个胖女人穿着件红色的薄纱睡裙，里面什么都没穿，影影绰绰的。这人是什么情况？我心想。

屋子里传出骂声：“你他妈的拉着这个小白脸子干吗呢？”紧接着冲出来一个小个子男人，挺瘦的，抬手就给了女人一巴掌。女人好像很怕这个小个子男人，吓得赶紧松开了抓我的手，向一旁躲去。小个子男人吼道：“下雨你犯病，老子睡这么一会儿你就跑出去了，真他妈后悔娶了你这个疯子，还不快点滚进来。”女人畏畏缩缩地走了过去，男人不依不饶地照着她的脑袋又是几巴掌，猛地把她拽进了屋。

“喂！”我看过眼叫了一声，“你怎么随便打人呢？”

小个子男人上下打量了一下我和付晓，不屑地说：“怎么着，我管我媳妇轮得到你插嘴吗？你这小兔崽子算他妈干吗的？”

我厌恶地看着他，在怀里掏出警官证晃了晃。那男人一下就愣住了，神色慌张起来：“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以后不敢了。”说着他快速地退回房间关上了门。他这么突变的情绪让我不禁心中起疑，我感觉他对我手里的警官证有着很深的畏惧，直觉告诉我这个人身上应该有问题，可是付晓拉住了我正准备敲门的手：“行了，别不依不饶的了，那是人家的家事，你一警察跟着瞎掺和什么啊。”

想想付晓说的也是，而且或许是我多虑了，小个子男人可能只是个色厉内荏的家伙而已，我也就没再多想。

公寓附近有好几家小餐馆，我们挑了一家看起来干净一些的。吃饭的时候我问付晓：“同学聚会那天来接你那个人，你说是你的经纪人。你小子还有经纪人啊？”

付晓瞥了我一眼：“是啊。怎么啦？”

我说：“没事，随便问问。对了，你现在怎么这么穷啊，是不是和你家老头闹别扭了？”

付晓说：“我和他闹什么别扭啊。行了，我的事你别问了。”

虽然他这么说，但从语气上能看得出我猜得八九不离十。见他不想说，我也就没再深问，想着有机会让美心问问，他们像亲姐弟一样，无话不谈。我换了个话题：“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，继续画，还是去找个工作啥的？”

付晓叹了口气：“我和一个公司签了合同，创作一部恐怖漫画。现在那种东西销路不错，不过我实在没什么灵感，所以我才开玩笑说住这儿挺好的。想想我除了画画也不会干别的，就只能先这样吧，走一步算一步。”

“你那经纪人不能帮帮你？他应该有点能力吧。”虽然我只看了那个